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十六回 孝披白服泣哭瞻靈

詩曰：欽天監裡善觀星，天降瘟疫不非輕；七月十五掛紅燈，逐疫救災萬事亨。 俚言敘過，書歸前情：卻說趙小姐與夢月方才看罷西遊燈的故事，催馬才待要走，往旁邊一看，又有一路名燈兒，敢說甚麼名色，眾位聽我道來。唱：

這一路八仙慶壽燈兒好，眾仙們各帶其寶顯神通：第一位頭洞神仙漢鍾離，第二位背著寶劍洞賓燈，第三位國舅燈兒拿雲板，第四位口吹玉簫湘子燈，第五位仙姑燈花草籬背，第六位騎著毛驢果老燈，第七位拐李燈兒拿葫蘆，第八位手提藍花彩和燈。只見他師徒八人各帶寶，正中間坐著一個壽星燈，可喜的壽星燈兒是三節，對起來全身是個老壽星。兩個人許多燈兒觀多會，望著東門他催馬走如風。

他主僕出城來至東關外，他見了一街兩巷黑古咚。莫非是孫家愛姐年紀小？他當緊的別忘了掛紅燈。正是這小姐走著心害怕，猛抬頭路北閃出紅蓮燈！他二人大門以外下了馬，上前去手拍門扇叫一聲。

話說趙小姐與夢月來至孫宅門首，扳鞍下馬，手拍門扇，一聲叫道：「愛姐開門來！」龍氏與女兒在草堂正說此事，忽聽有人叫門，愛姐說：「外邊有人叫咱的門哩，可是俺二孀子來了！」

龍氏聽說，母女離了草堂，來到大門以內，愛姐用手開了大門，燈光之下，看不真切，說：「你是那個？這般時候叫俺的門，有何事情？」蘭英說：「愛姐開門，不必高聲，你二孀子到來。」原是女扮男裝，愛姐仔細一看，認得是蘭英，回首對龍氏說：「娘呀，真是俺二孀子來了。」

龍氏聽說，近前用於拉住，說：「妹妹隨我來，休叫旁人聽見了。」蘭英同龍氏進了草堂，夢月把馬帶進院內拴了，愛姐關上門，亦到草堂。龍氏與蘭英見禮已畢，愛姐說：「孩兒與孀孀叩頭。」蘭英用手攙起愛姐。龍氏說：「妹妹這位是誰？」蘭英說：「這是義姐李夢月。」那龍氏聽說，又與月姐見禮。蘭英說：「月姐先取錢紙與婆母一奠，然後再敘家常。」月姐將行李內的錢紙取出，在靈前點著，蘭英雙膝拜跪，痛哭流淚。唱：

李夢月夫人靈前點紙錢，趙蘭英雙膝拜跪淚連連。哭了聲未見婆母死的早，從今後要想見面難上難。若不虧愛姐花園對我講，我怎知婆母氣死命歸天！皆因我生父做出不仁事，才致的婆母氣死兒坐監。我有心婆母靈前把孝弔，我父親豈肯容我離家園。與愛姐花園以內定下計，今晚上為兒才得到靈前。若不是定下為兒做媳婦，我母親還多活下好幾年。算起來兒的生命不大好，連累咱居家遭殃不得安。不孝媳活在世上稱人數，到不如婆母相隨歸陰間。行說著拉起藍衫蒙上面，照著那夫人棺材只一撞，草堂內只聽呵哎一聲響，不好了頭弔滾在地平川。

這就該打說書的嘴才好，為一個人，若是把頭撞弔了，焉有再活之理？眾位有所不知，這小姐原是女扮男粧，頭上帶的是儒巾，身上穿的藍衣，他哭了一會，照著那材頭上一撞，把儒巾撞弔滾在一旁，原來頭還尚在。只呵哎一聲，月姐急上前抱住，說：「妹妹怎麼這樣不成性子。」這時姐姐走的慌了，是他足踏牢盆，所以響了一聲。閑言少敘，卻說龍氏母女，見月姐抱住蘭英，亦急跑上，龍氏說：「妹妹請坐罷，我有良言相勸。」唱：

龍氏女抱住蘭英開言道，說道是妹妹不必心痛酸。咱婆母今年六十單七歲，也算的大數已盡命歸天。縱然是妹妹撞死草堂內，焉能勾替咱婆母還陽間？他叔叔本是你的父害死，縱議論不與你妹妹相干。誰不說贈銀買棺屬你孝，誰不說不配二夫是你賢。但等你哥哥得中回家轉，定與你修座牌坊街上安，上造著貞節賢孝四個字，那時節流芳百世把名傳。妹妹嚇自從愛姐見了你，回家來那天不念兩三番？不料想今日得見妹妹面，比著那花子拾金更喜歡。奉勸我妹妹千萬要忍耐，孰不知愚比愚來賢比賢。龍氏女勸解蘭英時多會，趙小姐止住淚痕便開言。

話說蘭英說：「嫂嫂不必囑咐，妹妹豈不明白；但此刻只是你兄弟南牢受苦，我心中何安？我這番出門，一來與婆母弔孝，二來見了嫂嫂訴冤苦，我是不回去的了。」龍氏說：「妹妹向那裡去？」蘭英說：「我如今要上京尋我大哥，那裡扒切門道，咱居家團圓，若是找不著大哥，我行李內包著許多金銀，我想就在京住下，等候皇上出巡，定要訴告御狀，好打救你兄弟出監，那時我終身有靠，咱姊妹白首相聚，遂妹妹之願。」唱：

蘭英女說罷叩頭拜辭靈，又拜辭嫂嫂賢德兩淚傾；我此去上京尋找我大哥，才能得救你兄弟出火坑。愛姐說我念孀孀舌尖破，為甚麼代你姪女大不情？好容易今晚見了孀母面，怎忍的一天不住就要行。實指望孀孀常在咱家住，誰想你傾刻就要上京都。全不想登山越水千條路，無有個年老領著患人行。倘若是曉行夜宿招商店，被人家看破形跡了不成。蘭英說有心久在咱家住，怕的是我父知道不肯容。